跨鼇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

跨鼇集卷十六

宋 李新 撰

紀

潼川府修城記

潼州城廢地久不治守土吏未嘗過而問焉元豐中吳
侯荀定之又四十年矣風雨剝蝕土漫淳不收斷裂
傾圮雉堞井存者數枚若長蛇蜿蜒折脊異首尾
封疆相接其能無離坎不復合人超踰

不知有限禁負販小盜出入猶阡陌廉訪使者林公按視之喟然歎曰是可以保民乎樓櫓無構檻在者歲以虛籍報上使者曰是嘗以此欺朝廷乎且皇華遣使臣之意以忠信為本天閽九重蜀道萬里任視聽之寄攻將明之吉一字大礮不敢通囊封一言傳疑其肯就造滕馬與尾而五關一猶懼譴死況虛籍乎他日狀其事疏于上前上美其奏特隆寵宸諭詔帥臣徽猷閣學士瀘南安撫使龐公選官括其役龐公啓畫便宜詮吏度費貝

條具以聞上命轉運使盧公提點刑獄浦公都大提舉修築命廉訪使者林公檢察之俾漕司資財用有司無得吝其出聖訓旦下盧公趣至潼川與浦公計議協比無間得之於心決策如神庀徒三千人度財百萬章發某庚之紅粟給某帑之腐貫分職就列者四十餘員城縱廣二千六百九十五尺袤高二十五尺役四十六萬工程其工為十蒲公呼十邑長戒之曰順天之道而天道左旋分地之利而地形右有差始於甲終于癸請為子

典籌馬於是射洪令古洵直得甲安泰尉蒲中立得乙
鄠縣令郭信老得丙東關令李琚得
戊中江令周嵩得已飛烏令孫垣得庚通泉令卞洪得
辛銅山丞鄧會得壬涪城令張宗愈得癸百堵皆興而
李顒最先成建城樓八古洵直為東張宗愈為南周嵩
為西郭信老為北輸奐宏麗而周嵩最先成創圍敵四十
洪為西南隅張宗愈為東南隅郭信老為西北隅古洵
直為東北隅而郭信老最先成為敵樓一百六十有八

女頭一千七百七十有一疏荷渠碱城顏皆以砚表裏
護城趾皆有臺殺險有墻登降有蛾眉道浚池有泉覆
堤有楊下洪郭信老古洵直又新東南北三梁焉以駐
泊郭讜同謀環總役事聽三四公之節制以今諸邑之
長林公王公朝省暮察周游四顧凡負運畚築之勤土
木厓石之用高卑厚薄長短曲直委曲縷縷細入無間
靡有不經意者誨人以規矩士夫爭勸匠石無所遺其
巧考元豐法式無一芒之誤制作之妙幾為天下第一

盧公嘗曰某坐見城於冀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無適而非城也若等勉赴事功寒燠良苦說以使人故人樂為之用數公乘城未始空晷刻役起於十月壬寅休役於二月丙午樓觀飛驚千靡雲霄蓬萊方壺突起平陸是役也天氣清淨日景晏溫士不告勞民不加擾數公忠於國事智有餘矣以有餘之智而行體國之忠此城之所以易成也傳曰惟聖人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今四夷來王拓地無際三代

之所不能臣妾者睿州縣之外是豈有外憂乎然於豫
必思患於萃必除器亦欲其内外無患爾潼川幷晁三
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勝衣冠人物貢賦織組民庶繁
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綫氣城郭雄峙乃今過之比進府
號擇重臣臨鎮板築就緒耳目咸新天子所以寵光潼
上之民恩至渥矣諸公成城之績不可揜也已後人宣
寬大之令布中和愷悌之政以其餘時時加葺焉毋穴
我垣墉毀傷其材木則城於春為熙臺也於夏為風觀

也秋登高足以賦也冬講武足以臨閱也遊於斯燕於斯使潼上之民眞枕以安倚肆而逸外戶可以不閉商旅藏於市桴鼓勿驚而雞犬杵臼之聲相聞安業樂生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歌斂舜琴之阜偃仰化日之舒茲仁壽之域也耶正古華胥氏之國也若欲安求哉年月日記

成都後溪記

大阜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擘山下合岷水東分為沱

西北注成都離為内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
淵建昌安樂竈化等八橋跨水上高駢廣羅城徙内江
繞浮笮南之萬里橋回内江自洛陽門至大東郭俱匯
於合水尾其後溝洫湮塞圃亡灌溉人多疢癘天災流
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洩物無精華太師魯公鎮全蜀
使治水者循大阜之源得會仁濯錦二鄉使餘之水自
曹衙堰導小渠承以木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
而城中無水太師魯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

木皆國中之利而清流不及何示不廣復鑿水溪於閱
武堂後入諸部使者之寺與凡帑藏所在園無衡官支
分派決均受漏泉之賜逭前日桔槔抱甕之苦月墮清
汕無濁涇數斗之泥風回漪連過靈河九里之潤公相
既歸從帝舜游巖廊垂三十餘年矣後人簡矧溪亦不
治今龍學王公下車布政諮諏父老不作新奇盡循太
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濬開後溪故道水行如昔邦
人驚喜再還舊觀且楚為掩為司馬鳩數澤數疆潦視

堰潴町防原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為禮是溪之成忘者
惡修怠者不修乃指為燕遊張本夫不知光澤一方備
預後世前人自有妙意某江山祝覩老不能書事槩論
始終以待久遠考究云年月日記

三瑞堂記

崇寧大觀之政垂休薄海真人統天寰籙二氣珠璧三
辰十日五日一風一雨神魚龍馬鼓舞呈露嗥我河伯
乾寧同蹄每見連滑此千載之期非可坐而俟者也慶

雲翔鶴上下天宇嘉禾異花離地軸此一德之報非
人力所能致玉關磧石已廓提封牂牁夜郎率歸輿地
此何以詔之彼何自而然天道人事唱予和汝自昔仁
政之所不及困窮無告疾病勿問骼腐不收今皆撫息
保養澤漏九泉自昔邦誣作朋奸我法度今國是已定
罔敢作憲刑罰中而圄圄空庠序興而俊造得九鼎著
方物之象八寶隆受命之符由儀萬物保合太和多士
秉文輯睦無間制作大成以道導人聲之和而天地之和

應之一塵不揚六合弭淨萬里之遠慈父孝子合為一家若吹埙篪窮諸典冊羲軒而來莫盛于此故普雖僻陋往歲生瑞竹今夏生靈芝岐麥載秀士以為郡政之格而太守任公以為感德之事歸美君相圖其狀以上禮部作詩以載賡且朝廷惠利求所以加民者無所不至推而廣之在守令耳公愷悌出于性天吏治本于家法凡守詔寬恤若書生窮經盡其意而後已使普人寔被惠利宮祠廟社一日必葺山川鬼神罔不拜賜地不

愛寶三瑞薦臻綠竹以歌武公來遲以貽后稷芝草以
壽商丘之老公所得多矣珠旋虎往鳳集蝗飛時去時
來正若鳧雁彼安足道哉普地最瘠其人服田士最貧
而向學者衆後日之瑞將發諸人以光昭太平豈直竹
麥芝草而已哉

遺愛堂記

崇寧初予濟九節入遂寧境川原膴膴行者謝畦饁耕
者相待如賓童稚見人輒拱立有禮法砥路雲梁蓄古

氣象市區官寺有偉觀苫廬小家亦嘈嘈閙頌聲昏史
阜隸步武合繩律不輒張虛恃抱程案辨治朱墨洒洒
可理莞庫謹嚴無一絲一綫錯紛揭樓鼓白早晚令尊
若神既衙退庭下虛肅猶烏臺冰廳此所謂樂土真右
蜀道家三山是時橫海王著仲晦為令予問其由曰僕
安能致之此前賢中散李公之政垂四十年而風俗不
變規矩歷落如李公在時後七年予以節度賓屬數至
縣縣令蜚昂元直合陽人其治率髣李一字一事不敢

異自言後人強項不肯師古李公立政大有遠意前無
能聲後無來者吁嗟乎為治如李公足矣往昔土豪幾
溺儒冠公首興學校士接武登科今天子以八行厲天
下九州萬邑堪賓貢才二三人而邑子劉震行義第一
大司成以名聞上趣命以官劉君達固晚升堂游夏親
聞道於公者也獄市不擾覽公遺記想見當時清淨詔
民條約皆耐久近厚用周孔道德仁義以緣立訓使民
不犯司空城旦書田婦野老能口公聽斷以聾遺子孫

指某木公時所植某社公時所與相與保守不廢古循
吏有如是者乎公不充有為未老而死一杯之土民力
脆弱且又去朝廷遠未能上其事日歷以授太史柰何
然高門已有具車阿閣已生鵷鵷大觀四年公之第五
子出鎮是邦為政大抵用家法恢疎無心靖重有體胥
中吞幾雲夢未嘗見喜慍天將以福寰宇豈特為武信
千里賜遂寧一邑父子兄弟舊所遊歷月屏水寺清題
妙語寒今臨而集之繪二公像於堂記所憩發處使後

人指碑以墮淚自蹇君澤而明之年月日記

潼川二顧相公祠重畫記

更大觀歲號某攝梓司寇館組二日伏謁二顧祠周覽四阿循墻而趨粉堊圖繪皆作伶官弄臣像予歎曰茲野人叢社中物前史稱顧公有儒者風風馬雲車其鬱鬱居此乎夕夢二吏召某造府府潭而幽兵衛祗肅堂上有東西嚮而坐者予問吏吏曰此二丞相也謁入主人降階以迓某上西階先右足歷階及席坐云則坐其

西鄉者曰旦辱經臨君亦與我合禮樂以俟君子試與
儒生曾璠議之後數日璠來以所夢質之相對忪忪若
作寢語璠抵掌曰神哉靈哉璠病此久矣願因以倡相
與考唐冠服制度參以天聖令文凡節度使相所得衙
官從吏巾襴褾鞬冕弁袴褶及功臣鹵部鼓吹行軍鉦
鐃鐘鳴柍鼓華車誕馬分別隊伍啓殿森次命工師以
筆墨從事十日一十五日一馬丹砂畫青熠耀于廡行
者俯者植立者若貫魚字雁無敢亂行者如雲屯月陣

俛聽師律者如三令五申無一敢譁者嗚呼二公以忠義死自政和甲午逆數至唐大順凡二百二十年而後得廟號邦伯王公吉甫一新宮宇宮宇成而畫畫成而祠事大備矣風流有餘典刑具在二公以享將遊歌而安樂之也願請疥瘡賓以斷伶官弄臣像可乎嘗省郡牒叩之父老具言祠地正昔鏡堂公嘗表楊景安為監軍以高祀蔡然明張希範為賓友李孟宣胡守章唐友通為爪牙雍容嘯呼置酒高會雅歌投壺想見一時勝

快鏡堂春歸檝翠帳花浩上女子弄絲吹竹顧影婆娑
其樂無涯鏡堂秋歸涼颸洒衣清露濡席登高以賦感
侯而悲四座歔欷涕泗注頤送暑迎寒一樂一悲或借
箸而籌或舉觴而畫酒酣氣振陵視四境今高臺已為
池深池已為丘歌舞窈窕之區化為城市永巷連欞民
以為廡庫千秋百歲後大率多若此骨為土矣為塵而
揚矣二公獨以英風梗槩血食此土梓人事二公如生
歲時食飲不敢先其祖禰而先公公非有實惠加梓人

而忠義所在非特梓人能伶而尊事之也會瑞索記于并書之年月日記

普州鐵山福濟廟記

大觀二年八月詔書祀典之神命在處長吏營貢祠貌洛陽任公適守此土數登西山欵隋姚鎮戎之祠顧祠陋甚右杙左义玉貌風埃蒼胡古儘兵衛跛倚祀事不度負我神君任公迺遵詔書卜于神卜吉三年春徹而新之麾工徒悅殿構方梯而上烈風怒號人披靡不得

進衙官社之奇酌酒酹地曰神之攸棲跼蹐寒窶若妥
靈重遷郡朝何苦與聞必許從革則收還豐隆使庀徒
任事惟神擇所宜語既風止逾月殿成會某從趙使者
城純茲來歸任公竟以西山之役屬某與安岳令馬觀
是役未嘗費於公上不斂於民為寢為廡為樓觀為齋
堂為更衣室為厨為祠吏之屋凡八十楹此固末邊事
小家編戶豈無茅茨庇風雨鎮戎君曩殄蠻獠力鐵山
之戰有功于民土人德之春秋享祀不忒祠貌之新理

當然爾但隋史逸其事他傳不復見而姚氏居普者皆
自謂神君後也普地千里屹走伏莽無良疇大田若
箕三日不雨地裂龜坼無長江大河以滌洗煩癘惡氣
中人死者十三國之生靈託神為天朝夕之所以祈報
者宜無不至非若官守者視歲而已亡可柰何即
謹荒政幸安隱以去若是則土人之望於神者常重而
官守之望於神者常輕也任公能傾家藏倡先土人字
字行天子詔書以祠貌為意比其成也人與神咸喜某

因人神之喜作迎神送神二曲以遺祠吏俾歌以祀云

夜郎北兮雲蒼蒼辛夷落兮木葉黃兵似路兮凱歌闋
渡瀘歸兮馬汗血宅靈安所兮嶺之西鼓角隱地兮烏
夜啼倏而來兮鼓舞迎將災芬蘭羞兮泠泠桂漿羅拜
兮堂皇神之樂兮未央

右迎神曲

伐鼓兮鼕鼕風雨時兮歲豐登羊烹羔兮旨酒清潔相
與答神兮繼日以月肉掩豆兮中禮酸聲酢兮告終神

之福汝今百室攸同神歡以留今塵囂而蒙靈祈雲馬
今或時返乎離宮

右送神曲

泗洲堂記

千百億身靈光端能普照二十五門行業獨獲圓通僧
伽大師來自西方示現不一萬回饒舌喚作觀音大士
李老師知這大士以慈悲願力遍滿虛空周流恒沙國
土拔度一切苦惱我昔在靈山會中聽佛說法受佛頂

記歷劫脩行一念差別墮入生滅滅生乃至于今大士
曩坐法席首愍我是會下人疾病墮溺拂以楊枝灑以
香泉從死籍中幾奪其名今復往震旦老師未嘗有一
香一花恭禮大士但不作魔見不顛倒妄想不綺語兩
舌於貪嗔癡擬諸衆生事減半行住坐臥知有大士
靜慮不起普慈何知方寸一移觀音在目若道昏花幻
見夢覺不分彼無求而來我無求而見則人非人等當
共證知平時護念如人飲水冷煖自覺而況世人尊之

如嚴父者愛之如慈母者事之如君師者佈種收薑不變芋吾鄉仙山其南有古聚落名始建有大檀越姓陳氏父兄子弟奉佛愈於奉父母君師者自廣政到今二百餘年由周至謙凡七世興築松峯院於賴耦鎮得提刑張逸御為之記謙等又建泗洲堂繪大士像堂就而柱生芝芝豈人力能致之哉開祥呈異以著陳氏篤向佛事之勤意大士安肯揑怪山神亦何所知不像不堂則芝無自而出芝出有因則陳氏之果行且熟矣我

今為子結緣捨財與成文皆得成佛道謹皈依而詞之曰供天花於雲空結寶繪之層重孰若自然玉芝之秀重乎金鼎之出聖像之儼瞻乎古佛之容天地人如粟云何獲圓通共作遍山山下夢莫知身在玉華宮

徐子玉畫像記

徂三終星須富貴何時抱九回腸開口而笑者幾日一生強項茲膝不屈坐是窮困自謂無雙何物徐君亦復爾爾客宦播遠相見以晚為恨歸來逾年而鄉校之議

委巷之謠類稱子玉之賢同一氣比予所不逮且具言
子玉持軍嚴部曲不敢仰視足一跌便膽落予意者暴
武少文及見之雍容雅洽如國子生如修敬子弟其言
子玉熟格令口刑書如建瓴予意者堅忍不通及見之
疎敏和厚可人也其仁義知勇莊子目為有道之士梁
上俊遊陳寔目為君子莫夜不速士文目為異客自子
玉來彼有道之士高蹈幽隱君子異客回車而他聘故
厚藏之家闔外戶以寢日者火延民廩不可嚮邇前導

呼徐君來撲滅如浸祝融回祿豈引車而避之申令之
明使人赴水火如是郡古亡城有城自子玉始其所以
左右保我民者非一蓋山谷氣象丹碧飛驚瀹而晶之
付霹靂手今子玉受代以去文學士相與詔工徙堊佛
宮垣圖子玉像約為後日甘棠來請居士記之居士戲
謂曰諸郎如南山白額平時噬人口中雌黃不可調一
反勤誼如此徐子槩可知矣作一段曠典某幸不貲謹
以十數語侑釀子玉姓徐諱璹廣陵人方圖試改未可

量也居士贊之曰兵家者流悍鷙寡能子玉雅詳山之豹文法家者流堅持少通子玉卷舒天之雲容曷為圖形寇亡聲淪雉堞袤延用保我民愛之思之惟士為深寧喪千金無失士心

更生閣記

政和丁酉正月辛亥靜塗諸羌叛火折博市殺居民千掠婦數百屠汶山聚落殆盡羌媼競掠財貨輦負而歸適民有春釀賊縱飲至漏澤園昭惠祠朋醉莫能興時

郡嚴守司戶曹杜掌攝事乳臭不知兵民號求林爭趨城闉掌急閽扉婁城以守城中尚有戍兵百土丁三十人皆扣頭願襲戰掌不許趣收城鑰土丁健者十輩至夜請縋城而下掌曰城禁嚴重賊已醉殺之不武士皆切齒儻縱之往如劉嘗茅耳兒曹不識機會以吾民餌敵曾不之恤也癸丑復引生羌來攻城矢石如雨人負板以行決絕新谷三谿水道贍軍池涸人無樵蘇撤屋以爨援兵至賊始解去朝廷命成都帥周壽節制軍事

鈐轄張永鐸統制軍馬廉訪使者丁弼監其軍三月庚子至相公嶺羌賊六百迎戰士氣銳甚左右馬軍翼卷夷賊居中東兵千蜀兵三千餘欲接戰永鐸一麾兵賊無遺類矣乃下令仆旗鼓問賊何來答云來取爾曹首級日晨賊稍依山長嘯而去王師入城永鐸閤惜無謀四月己未旺烈空碉困率其族六十七人降監軍丁弼以為詐因命囚之取旨不報是時數其罪而戮之則諸羌膽落不即受而降之遂可班師優柔不斷醞養邊患

以遺後人五月癸丑西將丘永壽及張永鐸議宵攻靜
州堡而夷賊先刻知漏下二鼓師行扣賊壘賊鳴角相
應王師皆陷凡偏裨將十一人不戰而死無一騎一卒
逃者時丘永壽為大將當行日晏矣永壽猶臥營中不
知師敗比聞報乃行至故州其基導以胡部樂謂之奏凱
而還士皆竊笑永鐸居帳中股慄不能言大槩靜塗羌
種類不滿二百其勝兵者才七八十人耳掩捕殄滅一
巡尉之職而帥司張鼓其事至煩樞府發虎符兵他路

銓將飛輓饋運一方震騷凡費國用四百萬緡兩蜀由是困矣上遣中官何伯通究其役條具五事以聞壽左遷張永鐸丘永壽丁弼寬嶺表復命孫義叟節制綿茂軍种友直將中軍以施黔義軍為先鋒首破赤土山深入板舍源部族凡射傷賊賊視其瘡沸謂箭有神如耿恭時夷人奉遁捜山扶谷至濕山背去茂無兩舍靜塗諸羌吻草牽牛抱茂州將賈宗範足投哀丐命願平夷硐囲遠徙幽陰以田授宋世世不敢犯邊會孫義叟傳

令抽大軍回是時軍若違茂則諸羌束手就死矣賈宗
範即受旺烈等降反慰安之奏諸朝賜守領官月給茶
綵緜茂分屯後靜塗羌益驕時時跳梁謂法非我制數
出為寇予昔以書記從戎目擊其事數進議不合每從
傍觀同列咋舌以杖扣地曰何乖繆若此一切誕謾公
肆欺天是當有陰責且外夷盛衰各有時然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是役也三月丁未强嶂十二族投降次水西
三日不肯濟庚戌聲言願得二郎中來盟乃可濟永鐸

屬成都儀曹趙滂副某入不測之地乘桴至中流浪激桴桴覆同行八人而七人溺死獨某脫蛟涎免葬魚腹中是所謂更生者此也四月已卯永鐸又迫某與犍為丞陳益臣環視兵夫病給藥劑翌日瘺毒作某益臣皆仆牀死數日不知人是所謂再更生者也其溺也屈原居汨羅其病也童子在膏肓豈念見今天日已矣誰堪追咎者宣和癸卯八月誤恩貳郡恍惚疑若經行夢中不知是覺乎之更生止是而已乎嗟嗟茂纔三里之城

如方砥如碁楸士民勃蹊半廬野外羌人動輒十五為羣日夜舞持弓刀躪我市肆奪我餱糧剽傷其孳畜前守王彦卿病之慨然召將佐父老告之曰城無以保汝汝不可無城為汝保也旦起具畚築百堵興矣大帥龐徽猷惡其專彦卿飲恨以罷役後二年有靜塗之禍且折柳樊圃何足禦狂丸泥封關未能拒敵然為之猶賢乎已蟻為垤蜂為戶兔三其穴狗兩其竇鹿環角以戒害猿為域以全生巢高窒深塒雞檻畜各欲知所畏避

若等不幸生長荒服安於下賤且無城以保聚故熙寧
政和再罹西羌兵火嗟嗟燐光夜晶游魂亡招往者已
遠來者未知仁人有言其利必溥閻在楊靈祠下非燕
樂地也因以書事待野史之詢採某年月日記

欽定四庫全書

跨鼇集卷十七

記 下

宋 李新 撰

引素軒記

寶臺寺瀕江茂師即佛舍為軒吾友民極名之曰引素因諷沈郎長烟引輕素之句導茂師丐予文以記焉予客洪川一再旬軒前之景日力百窮乃今得之民極時一來不逮殫觀且為休文所誤矣將以考景耶而未盡

也日出而臨朝氛四開波光萬頃篳檐未搖斷綆絳已有解意舟中之憂耿然猶在午漏乍交墻陰初轉荒蕪嘉墅隱隱落眉睫間浪華激而頑鱣舞蛟風起而孤鳥沒驚灘鳴磧自有嘉致至若殘照半竿向晦而夕漁火百星方易曲移灣以濟之人倦首掉臂而不顧重峰青嶂咫尺遺恨耳茲軒前之景而亦未盡也茂師曰此一日之得獨不見夫四時者耶子謂茂師曰食肉不必馬肝而知味飲茗不必焦斷而知苦四時之景可以逆推

試為予槩言之春風鼓衣江山一新氣象爭出草根木
芽瀲然猶得意少年登軒者豈不知把酒而迎歡夏日
如赭大雨暴作洶為狂流驚濤迅瀾逆走而橫擊龍鼠
差收障隄漸復南山之雲稍稍卷去試取琴而歌則泗
濱汾陽之美亦畧具矣若夫遠碧涵江暮景蕭條葉黃
而隕霜洹而堅悲哉秋冬之氣仰視俯瞰嗟凍栗而哀
寒鱗徙倚回瞬不有感慨即土木偶然則果有是哉茂
師曰有是哉而亦未有盡也且滕子之舌不足以言景

鈎民極之思不足以命名是必有詩人之詞明意所未到如是則盡矣無以進矣

即心堂記

以何名心心無所住若欲即之了不可得包含太虛周遍沙界一沙之中有無量國土乃至須彌高山億萬由旬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心攝授無有增損若欲即之心居何所譬如明鏡應物現形形從何來鏡外無象中亦不虛實豈能應物不即鏡形無從生是鏡自生形未

即之間形復安在物離形亡寂然不動我欲以身為鏡
以應為心以物為即去道逾近不假外求諸佛即我我
即諸佛六通妙用三十二相舌至梵天光照阿鼻非非
想天人非人等皆可為說法一念若起火齊為城黃金
為地身居兜率寶蓋珠網幡幢花香百寶異音道前擁
後受種種快樂汝不即心去佛轉遠祿大師若於此返
照內觀便成佛道輒莫生疑寂子佛法不變黃梅熟矣
何日出山年月日記

臥雲亭記

南山之陰多喻姓有公辯者處而不出玄君過高築臥雲亭老于其上四時有花夕有月旦暮有盃酒嶺上有白雲鸞花起舞弄影月明中醉則登亭倒著接羅仆牀以寢日出而方寤盱而醒醒而飲飲而復醉日以為常雲駿駿入戶牖掛屋壁覆琴几杖纔散漫圖書筆硯間處士每以此自怡不費一箇錢而富於雲若此故其接肘腋作筦筦者皆雲也予始疑之且處士之於雲覽之

不得蓄之不可招而友之亦不可奚以命亭哉油然在天翼翼然在岫去而不返飄風暴雨消磨破裂去而不知歸者蓋以無數奚得而臥之也處士賢之曰市有狡獪世有黨與朝乘華軒暮役泥塗吾不與之比肩龍斷揣摩斤鈞掉弄豆籠以窮逐錐刀又不與之分部譁謠佩劒相笑陰扇鬼構以擠報仇怨吾無得喪憂患而長有此雲可也況以命亭哉夫雲無心處士亦無心舉天下之士皆有心者也終日見雲知其為無用而不知其

為無用之用有如此者耶今而後予將曷疑歌以遺之曰

幽人居真兮山之陰願言孔招兮山雲深闕庭除兮馴禽垂湘箔兮幽沉沉既覺兮復夢酌樽酒兮鳴琴彼美幽人兮隔雲無處尋

市隱堂記

脈牖簞壺斗粟方布無必與者藏不為嗇荊玉隋珠路車乘馬無必取者予不為惠散髮傭書於風塵俗士間者無害為隱避世金馬著書漆園吏可隱朝可隱故曰

無害於為隱凡坐市區踐市令與其魁老遊掉臂雜唱
編行人以為伍紛紛混囂放而知歸則道實在我所以
指山林之癯瘠若囚江湖之憔悴若病釣徒散人若游
手嵩少為捷徑衡門盤谷為怨歌之地使人徵之不來
就之不得見乃至招以詩遺以文貴帛旌田於冥鴻雲
嶺之下而隱者益自傲倨白衣乘金根舉足加帝腹睨
冠冕猶桎梏顧朝廷如樊籠作為接羅擯鼻草葛襜褕
而人不敢衣曰茲隱者服椎髻蒙垢熊經虎踞而人不

敢效曰茲隱者容嘯鸞鳳而侶麋鹿擅松菊而辟泉石而人不敢議曰茲隱者居瓢巵缶以示質緑綮黍以示泊素琴白鶴以示野而後不之繼高風中絶嗣子莫傳務為孤峭以取笑於釋家佛士而長往之轍丘壠茂草豹文霧障寥寥其音聲號山鬼而泣狐狸於是所謂隱者亦不能世其家矣咄隱者人生朝露耳曷為遠引曷自苦而然族友子俊之宅近市踊貴屢賤未嘗不知爭雖刀者正在戶限外大不妨子俊作樂堂有圖

書有基可彈五木盧雉且有旨酒以娛賓客賓客罷休
主人闔關鍵便謂一丘一壑同羲皇上人此市不廢隱
者也予生窮岫閉伏有年畏遠聲迹一行作吏屑屑不
憚煩重為故人羞然渴思漿熱思濯編阜之馬不敢舞
牛背之鐸不改音要賦歸與請俟明日年月日記

長江三聖禪寺記

唐景福中有異僧洪謹由福建來結廬此山驅蟲蛇刈
榛莽稍稍增佛觀土人久而敬之襲重慶捐田以基寺

又益田以贍僧為耐久傳遠事目寺為新興時唐已衰
弱凡三蜀有邦家君各萌僭偽盜賊蜂起四郊屯嘯洪
謹一囊不得着身今覽官府想見草間乞命會晡發三
鐵佛於閿藏中鼓鑄精妙當時謹師定未有見處若到
居士面前將烈火渡過不問覓一粒舍利提起鈐鎚看
他三身鐵漢作甚伎倆相與存護乃至于今時時放出
種種光明白毫屬天彩暈繚體燈炬圓鏡離合上下散
巖谷間揑出怪奇疑信父老繼無良德寺壞不振得今

可辨傾倒智力化導經營凡二十年其嗣子居克相役
事堂殿輪奐樓觀飛驚焉一師之誠鬼亦奔動浮木於溝
拔石於地富人達士乃肯像土圖垣作梵天相好辨欲
與諸人布種來世勢豐熟之祉寺既成矣某自錦官趨
寧川枉道訪辨辨求予記且名山大川凡勝處福地皆
伽藍雄據金碧未就風雨已侵曲房洞戶窈窕綿冪若
蜂房蟻穴淫坊酒肆盡在其中然我不禁汝所造明窓
淨几陳文列疏支離穿鑿分條布科不究妙義雖致天

雨花石點頭然我不聽汝所說打毒塗鼓聚那又羣喚
波旬王說外道法毀禪破律犯戒叛道然我不議汝所
行具爍迦羅眼睛呈通身般若不立言語文字直令見
性便是二十八祖八十一師驗在目前然我不問爾所
見辨公建此緣事以何為功但得方袍中人亶整衣屨
東廡西序是箇本分人風雨有避就處寒暑有溫涼處
不必走王舍城乞食得安穩快樂有洗鉢趺坐處當餘
閑時補罅塞漏扶傾立圮為辨繼立不作末法魔見茲

豈辨志之耶劫火洞燃大千俱壞寺亦隨去辨能復之
則予復能記之年月日記

九華禪寺記

九華寺權輿開山拓地約賦擬中人千金之産一列侯
湯沐之奉苦營樂施不知何物老師長者無一畫家隸
可按獨有僞蜀賜書百函在以故不知所從來犀山逶
迤臥龍蹲虎右揖左朝前列如几石矗矗若墉行至水
窮坐觀雲起茲古人植錫處用意不凡自眉往舉武九

千涉大江自陵往凡兩舍間蹊若絲雚愁鳥悲高者去
天一握下者及地九泉天限殊勝隔離風塵其徒以律
為家私鑿戶牖若蟻穴蜾蠃然婦糕息敗行券責償無
一法叛俗夙倫姦人屬鞮名狪迹以為狡穴疾數元祐丁
丑太守楊公慶基上章叩禮部請革為禪邦人講詞願
得文禪師主法席使者五返然後自錦官載師以歸緇
素車騎聯沓二百里道他境縣令戒候吏惟肅未至陵
二十里太守郊迎吏卒負弩矢先驅觀者如堵舉袂生

風鉦鐃貢鏞鐘聲嘂嗚篌洞簫幡幟寶花旃檀楓香
非雲非烟廣列道寸前師笑曰何關道人車至門扶馬祖
百丈之規以繩下魚鼓鈞然趨息峙玉細柳號令不識
部曲猊座傳要北祖南宗杏壇崆峒此有遺風截圮截
傾為屋六百楹輪奐離異斯事且置自無始以來我與
諸人貝殺盜淫罪流浪生死震旦國土中天佛日爭先
覩之為快哉與諸人投入瞷僻自瞰以瞥況今空山蘭
陁色色三昧便有闡提宜回心以向是中無復摩登伽

女毀戒婆羅外道毀法波旬王毀道斷自文禪師始寺有記自李某始

移廨亭記

跨鼇居士少嗜山日齋二升糒行遊躋躋然後返或日忘歸巉巖巀嶭薄薄有佳處則箕踞其上居屋寢處占窘窳間開門逆羣山嶙峋各占此鍋鐺然鋸目不厭睇視杯杓漿飲有欲崖岥崛形影投其中於眉宇津津出喜相過嵩華睥睨不忍去思築室以老是真嗜山者且成

癖疾浸久不治來卓江輒自傷其意猥入塵土拊心大
恨謂前所好太俗復且嗜水引江流環官舍左右濬二
渠曲折順故道洄洑混濺養激為潭潾以洗耳以滌腸以
濯纓以澡思慮以燭鬚眉無一日不進于水所嗜愈于
前而其癖滋不可治會山中客來居士貧不置酒奠水
以獻又複其詞并叙所樂以詫客客辭而呼嗚嗚聲盡
繼之以泣悲不自勝曰噫物之移人也若是耶子山居
而癖山水居而癖水以山水病我者再矣子近市朝將

又有癖疑必甚於山水之癖可以獨市朝之癖不可獨行且有爭之者矣爭子之癖者毀日侵譽日削憂患日益至子其不免矣其與著書聚斂者偶矣子之癖盡於是則已有不可以移矣吾出有車食有魚吾歸去有家終不能同子之癖客去居士內鑑其說因以移癖榜亭盡用其說為移癖亭記

跋

跋郭子固廉使詩後

南蠻獻夜郎故地大觀戊子遂城純州宣和辛丑廢為
九支城廉使郭公以忠報上無遠弗屆皇華之光照耀
原隰嘗留詩九支詞語清拔字畫遒麗覽其詞以意逆
志不問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古君子也自潼川移節右
蜀以憂去官上念遠人邊選使敵再勞公行今春臨按
茂林茂方九支路尤險絕使者藜杖芒屨登陟峻阻崎
嶇至坤維盡處宣布聖上德意存撫守臣西山諸羌久
不識王人衣冠分挈部族百十為羣羅拜道左舉欣欣

有喜色仰知天子不鄙殊俗和氣達重譯湛恩溢荒陬
使者謂夏持國前守純因以詩本遺之持國賡和并刻
之平山館後人覽二公之作懷想名德要如峴首墮淚
石有欷仆羌人亦必護念支撐之如孔明碑云

跋蜀倅程公詩後

某隱拙于茲行逾一年日食二升麥求古人所謂上策
頭錢價漢針孔許事輒以經意歷歷未敢忽空山無人
坐觀物化不作聲胞中則柳生左肘車軸旱雷馬蹄鼕

勃久不到耳目足以自放而使者邦伯如在其左右前
後每以此自驚雖然如是要未有品題在程公辱行下
邑以詩為貺詞旨捷然蓋與人以方也至目為才縣令
消拭太過便散樗瘖雁不得全其生禍從始矣操刀理
縵輒張紜紛則文錦措絃終敗迺翁事拜賜柰何殆將
紉蘭茗為衣飾以琅玕襲清微之風挽天河以自澤猶
在才不才之間耳佩服無忘謹鑑諸石亦以補李氏家
法云

跋蔡君謨茶錄

蔡公是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獻之門使遠民被患議者不能無遺恨于是宣和五年仲春既望李甚題

跋瑤池命宴圖

蔭長春難老之藤據上古不化之松聆語霄之羽客朝巢蓮之隱翁今夕何夕兮送玉麟於八區鶴致羣仙之命駕開千歲之符五雲兮趣駕虛席兮瑤池攬海桃之

翠實潔沉灌之明尼屬西王母壽不醉兮無歸

欽定四庫全書

跨鼇集卷十八

宋 李新 撰

序

送陳公朝序

倚柱而笑女子之私憂以牛犒師商人之過計嘗謂食肉有大臣而女子以魯為憂憂非其職也謀國有強將而商人為鄭之計計非其職也然而非私憂過計者蓋魯亂則及身鄭亡則及家與其救末寧若救本則其智

醜聲深切骨髓若人何心哉夫朝人乃以自謗人亦
以自謗非刑不能懲思不能誅而人不能責但過惡未
熟行將自及耳某生長於陵凡五世矣有俗如此某何
望焉是某之私憂過計者然也足下沉慈有年有可以
動人者某知之久將治新都岂無意於厚風俗政成而
後歸亦岂無意於吾鄉此僕所望也亦固所願也舊國
舊都望之惕然昔人酒酣有為故鄉悲桑梓所在不得
不然此其常常者足下堂有上壽親他日版輿以歸足

以率人之孝庭下有諸孤撫字之餘足以率人之慈傳
聞詩書使聲公子廣精足以勸人之學歲入甚羨旅人
鶩來親舊狗馬丁窮困時補其無餘足以勸人之義釀
白酒割黃鷄一觴一詠與父老相娛樂攜妓登山可以
規謝公之遊插花起舞可以盡白傅之樂前日之風荀
視足下若此寧不少愧歟某少而賤知無能為而私為
憂過為計者殆必有說且出聞若人言見若人行某不
敢從若人遊決可保矣而不保吾弟吾弟猶可保也而

不能保吾子與吾孫吾子與吾孫習而熟之不免為偷
薄所牽矣此正若曾女鄭商之當念也私為憂過為計
將欲救本而棄末亦曰遲足下之歸足下行矣因書以
諗左右者惟足下留意無忘此固所願也亦非敢望也

送蒲彥穌序

彥穌得邑資官寄聲來別且言或人誤我投之空山幽
僻難進意甚不懌來遊西蜀蜀大帥尚書王公方玩辟
書以招客見彥穌愜甚以詫賓從曰某不敏三世侍從

獨以士報國為王氏家法昔事左丞蒲公功業文章在古無倫此段寥落乃今於蜀見公猶子典刑具在請以家法從事遂入閣草奏以劇邑留彦穌亦歷試之吾彦穌豈病歷試然為公計則得為彦穌計則失予始聞彦穌得資官喜如尚書公得彦穌時尚書公辟彦穌予復不懌如彦穌得資官時後旬日王公左遷辟書報罷予喜如初資官小邑使才者居小邑不當喜而喜是幸之者然也使尚書公門下不遂得賢士賢者不果進當不懌

而懌是嫉之者然也幸之嫉之小人之事復仇報怨不仁者之用心也予與彦斡厚善無所怨惡何幸何嫉之也幸與嫉施之他人且不可亦不敢也曷於彦斡而然也非幸之嫉之而俟之也彦斡貴遊子自負甚力舉趾甚高氣習侻然與衆人異自昔南北阮馬龔王烏衣謝城南杜貧雖到骨而青氊犢鼻終作後世譚本為張緒三年容便自風流況久得左丞之教悻悻然去之哉苟以為吾貴遊子小官小邑非才者賢者所宜淹而辱之

則資官何負此予所以樂彦龢之往也城郭侈大聚落
彩寶舟車轔沓宮室堂奥輪奐吾適然寄之耳民頑吏
悍不難繩事之叢曠在所處皆彦龢餘事登高而賦煙
雲泉石春茗秋蘭皆彦龢臆中之帑時探以出平時落
筆輒千言事或奪之今無事語益工造道益深矣一道
人物如彦龢不在第二一道政事彦龢得第二餘人得
第三堂堂諸公洗濯風裁彦龢第往施種石田亦必有
生之者予昔攝官成都候大慈鐘聽銅壺鼓挾刺以出

倒篋以歸食未下咽而戶外迹滿歲弊馬月更僕俯伏迎謁猶專倣名於世俗盃酒書劒之約一忘夙諾則橫議出矣此時所養消泯殆盡至今念之搔首不已夫辟書報罷是天以遠業資吾彦斛也予喜之者此也豈幸之嫉之者然也榮有王庠於予為德友上計稟事墨綬趨府以其餘時願一款之其為人如陽城元紫芝今世未有斯人予以此厚彦斛猶慮茲往他人誤君

送王井研序

西南之人老死不識海蓋不聞而知其深且遠也士大夫相與言量必借海以喻水行地中其大稱黃河嘗登大伾觀其北注一望渺茫極目無際至曹仁而分為二股至歷亭而分為五股一股之漲越千萬尋滔滔而東歸宿大海纔涓流耳旦浴日而出之暮涵太陰而宅之蛟螭之氣出沒為樓觀珠貝之光騰而上者五萬里鯤雖大鱷雖鯨鯢蛟雖微細感受而藏之予聞濱與海隣誼夫知海為最詳故所養將有取於海也空洞陂田綽

若有容足迹所周便見涯涘此又何足為誼夫道哉誼
夫堂然古丈夫哉冠據梭似不可向而悠久處喜愠莫
見守研溪之民凡三年始至不增威既去不減猛四境
之內譽曰聞而誼夫曰此愛我者所溢也九品之卑而
晚聞相知誼夫曰此予有所未逮也凡欲求誼夫之急
迫躁競不可得誼夫今去矣宦遊無定予或一到海上
窮深而極遠并一測吾誼夫別後三日所養尤不可知
也

返行者讓畔以去退肅屏息畏之如大賓客及其捨刀
箠仰天畫地拊髀嬉遨則相與環而觀之趨趨于于如
太古時人樂以忘憂終日親之而不懌其悲而哭則嘐
嘐淒辛雲寒無光夜昏失色聞之者涕下沾頤謂非漆
室女即杞梁妻非阮籍窮途則唐衢憤世者也泪盡繼
之以血聲動左右天倫之機發於自然又相與哀而憐
之如放臣逐婦不得志於人間不可一日偷生而苟活
者也及其覆危冒險死生之大不得與之變而況榮辱

乎是殆不足以攖拂之也某與彥成身儒行儒幾三十年矣曾未有畏之如彼狂人者親而樂之或哀而憐之或不能榮辱之如彼狂人者為人而使人敬之如大賓容親之如太古時人不得已則哀而憐之如放臣逐婦不然為有道之士而使人不能榮辱如是亦足矣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踽踽流浪以禮發家以詩書為姦俗學無用陳腐齒頰以盜公廢蝸國之名身被坑冠被溺羹無糁戶無樞何特為市人所嗤侮時窮天阨如吾東家

丈人者不知幾千百士我其拘之人佯為聾亂不靈不解曾不能窺西家之髣髴欲以全生欲以養真而盡年下交末路漓薄不美陸沉於俗託一廛以避世無得喪存亡則接輿箕子正是我輩人行矣吾有狂藥以酌子有狂言以詶子酒酣輿作我悲則子笑我笑則子悲人其謂子狂者耶我狂者耶可以友乎其不可耶得狂之名而甘心將推而不受歟

送空源二教師序

天下事固有如此者予方外忘年張潛夫一日謝其家
抵帽於地哆去革帶曰噫我五十年為愛慾絆羈投濁
河洄洑苦惱坐火宅若焦若燒不知世外有清涼境豈
可作底突效彼必死囚我非愛吾身與愛吾家者身非
我有家亦非我有則身外之物得而有之耶且門施行
馬門不自以為益車有蘭班車不自以為益蟬貂為冠
褚皮亦冠編珠為扈其用與芒屩則同而我何牽於物
姑蘇臺雷塘路聲色未窮過客悲涕保如意之安悼戾

園之恨生不及忘懷死未能瞑目而我何憾於家願通
籍祠部請作佛子習為小乘觀吾為菩知識曰翅月治
因緣未熟猶不失為一等閒人安樂無事午枕鼾眠即
是極樂國以無累之軀為有道之士我何苦不為所以
潛夫之志如猛將推堅有進死一尺無却生一寸前此
固潛夫所病予亦病之此既潛夫所易而予所難也夫
好惡得之性天不可以勉苟燕方丈羅鼎珍求適於口而
邕以加為美佩蘭芷蔭華屋求居於潔而赤以涸為潔

陳尸屋下行殯道上水淫馬癖各得遂其意予姑遂吾
意明日與潛夫異者特衣服室廬耳潛夫能詩而善畫
如劉奉先畫如李長吉詩讀之美歌山水幛如見奉先
畫想奉先畫則知潛夫詩讀牧之序長吉集則長吉詩
可槩見長吉詩可見則知潛夫畫要之不貴丹砂曾青
與不作古人以經目者予往與之飲潛夫發言則坐客
哄堂頭不接席則巾濡盃每於此不凡明日潛夫不
復隨我議此矣古來凡聖合并善惡多歧大慈若一雲

夢況佛不從西天來獄不從地下出潛夫勉旃勉旃珍重珍重

送宇文修撰序

望色聆音以知病之所從起此善於其事者往往能之遽謂之聖與神可乎然平處詣情高處詣理妙處不可以言傳非聖與神每每不到十全其八今不可得古人謂之下工十失三四今人之常而古人謂之愚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道大行則殺人愈多無刃與梃而司命

天下之人十全一二十失五六死者甘心其生者不以
罪醫然則奈何夫診一臂按指寸口訂浮沉長短滑濇
以窮陰陽逆陰陽以較虛實數呼吸以定所損借菽以
譬輕重如循榆莢如循琅玕柔如鷄踐累累如鈎此其
平者而謂之當治春弦如新張夏鈎如操帶秋毛如吹
冬石如彈此其不治而謂之易治其甚疏者不識榆莢
琅玕為何等物車蓋為何等狀古人目不見太山耳不
聞雷霆以已之呼吸數人之脉至而令人流涎吐渦笑

絡芻粟不繼是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是骨不勝
筋骨不勝則四支委矣榮衛之不適四支之委醫者之
罪也閣下傳亟咸和緩之術滌腸紓腹有其藥肘後萬
金反魂起廢於倉卒尋常之間彼榮衛之不適四支之
委疾不至骨髓而箴砭可及閣下行矣他日聚毒以供
醫事則備其一焉志之無忘

劉氏藏書序

鉅鏤金鐻鉥鋪以為器繢紛玓瓅珠璣以為衣割裂幼

綺繒綃以緣體高輿大馬以驕氣囊金篋玉以矜富夜光明月名畫古玩以為耳目之玩好公卿貴家富人豪戶惟恐其不盡有也然皆狐兔之藏盜賊之資僕見之多矣不如堂上有詩書牖下有史傳羅孔校孟搜揚絡韓古人竹簡令人紙軸百家九流無不備具此善蓄書者也然不肖子弟一日有無賴之遊逸父逸兄之藏遂為世俗屠鞿之具僕見之多矣不如善守者複壁重囊錦緣繒飾緘以縢扃以鑰輕塵無揚百年不逸此善守

書者也然吠狗不知星宵行不察里耳無聞目無見沒
齒為腐夫頑人僕又見之多矣不如善讀者弦歌口誦
下帷杜門日與黃卷聖賢語一編數句立富貴功名往
往有不朽之餘榮而風流氣耀乃與世俗不相商較此
善讀書者也東都劉氏無他好為布衣而所蓄與祕閣
埒是某所謂善藏書者也後之人其善守邪守不足貴
其善讀邪某西蜀隆山郡讀書人也敢告不敏某年月
日李新元應序

多藏聲色不高器服不僭兒無觸法冒禁之遊婦無曳
璣裂袒之裾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非貧民遊手
束帛可衣生産可務不可諱猶有後凶年則餘儲羅絡
有親良雅素有朋舊革之者其在子也子今婿成都良
家子而阜通山澤利不過數年遂為富家翁是昔之十
頃田五畝宅革而為百革而為千以至於億萬予所不
能知也革而為有是予所謂富商大户革而為無是予
所謂貧民游手此又予所不能知也他日子有兒兒長

無使之趨利吾聞之智而多財損其智愚而多財益其愚吾今謀舉進士第與我同志則庶幾所謂革先之字為不妄也子勉之哉勉之哉戊辰四月日叔元應序

姪革奇字謹先序

夫事至於無能勝物至於不可擬然後以奇而稱之然事奇則生怪物奇則生駭怪與駭鳥足貴哉昔人有斷犀象敵虎豹者操戈橫矛深入水陸父子昆弟攘臂不顧曰以較獵為務且虎豹犀象何所用邪豈其皮毛齒

角世所珍重邪富家貴人玩耳悅目故虎豹犀象有死無救又有雅好山水者行及吳越佳麗清秀植足躊躇終日不去遂成其癖有愛士者見燕趙之士魁梧辨給拊髀啟口嗟惜羈紲特甚卒不及倜儻大抵目之所視耳之所聞至於怪則疑駭則惑適今吾子以奇命名矣使我為字且告之曰虎豹犀象以奇而取敗吳山水以奇而成癖燕趙之士以奇而見拘吾子將有言也言奇則招憂將有為也行奇則招辱此君所當謹也故字之

以謹先儻有大於是者亟易之而勿傳十一月日序

說

命馮氏二子名說

馮子居家自樂二雛以為譽則非癖以為計則非疎丁名稱之未立倏有詞於羈客於是目其大者為元龜小者為連璧鼓喙未畢馮子避席曰滯殼難化刳腸不疑甲蟲之類其名為龜曷以命之者耶對曰不然覆之以祥雲貳之以神蓍巢之以葉浴之以清漪方斯時也

身無意於逾生輔之以載書承之以玉櫝系之以公卿之謀祓之以太史之祝方斯時也義不可以辭死鑑蟬蛻之不固區八卦以自護感恩之莫忘歷三鑄而左顧元龜而軒然而呈千載之圖乎寧默然而搘四足之床乎而將獻夢於元君乎而寧曳尾於塗中乎馮子又曰荊璞則刖周璞則腊不副其實曷名連壁曰不然剖劂之以干將礲錯之以燕石淬之以虞泉裁之以鈿尺以彼之利器成此以為器者也上合日月之行下範辟

雍之水貴玉者未至而索疵者至矣禹寶一寸之晷秦
捐百雉之城一則予重一則予輕連璧而欲實盤飧以
締反國之君乎欲列文箱以賜立談之士乎而將照於
諸侯之車乎而寧辱於匹夫之褐乎馮子頓首敬謝不
敏君子贈言餙於八珍泠然似風煖然似春請以此銘
大者之襟而書小者之紳

呼盧說

善呼盧不必其勝負不善呼盧者必其勝負善呼盧者

不勝則氣平聲調顏色泰定而其財若有餘勝則氣盖
甲聲益下顏色益柔而其財如藏九地之下不善呼盧
者不勝則氣烘然而怒聲蹶然而戰顏色青赩不一其
財惕惕然而匱勝則氣盈如聲蹻如顏色揚揚然而其
少負日多夫道不行於妻子妻子真勝者耶不行於一
鄉一國在不行於一國天下在不行於當年後世在孔
子善呼盧之術盖遺之子思子思死遺孟軻荀況孟軻